



深入调查破除迷信传言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在山西隰县插队。与我们插队的村隔着一条沟的是岭上村。传闻这个村一直在闹毛巨神。

因为“毛巨神”成立工作组

毛巨神是传说中专门给人带来灾难的鬼神。但凡被毛巨神缠上了,牲畜无故死亡,人无故得病,家里东西无故丢失。因此,塬上的人对毛巨神都唯恐避之不及。此等诡异之事,如在城市,可能无人相信。但在那个年代,在偏僻山区,却是无人不信。

1972年冬天,公社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是因为,村里死了一头牛,传闻是牛冲撞了毛巨神,闹得沸沸扬扬。这件事将岭

上村迷信毛巨神的事再次推上风口浪尖,事情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。公社抽出两名干部、一名医生、一名兽医,再加上我这个知青,组成5个人的工作组进驻该村。之所以有我,是因为我从小熟读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懂得些知识,可以给村民解惑答疑。

村民饱受毛巨神传闻折腾

我们一行进村,村民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们。村民们大多感性大于理性,要用事实来说服。兽医首先解剖牛,让村民围观。牛的血色发黑,明显是中毒的症状,待化验后会告知村民确切结果。

随后,我们走访村民,发现村民这些年被毛巨神

传闻折腾得苦不堪言。有一些很怪异的现象:村民生病不是求医,而是乞求毛巨神饶恕。几年前发生过某户丢猪、某户一袋玉米不翼而飞等事情,因查无头绪,让村民愈发相信是毛巨神所为。村民文化程度低,容易受谣言蛊惑,以至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都自觉和毛巨神联系起来。周边村民也跟着以讹传讹,不断夸大,使事情越传越邪乎,造成了岭上村贫穷落后的局面。

成功改变村民认知

工作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,弄清了部分事情的真相,给村民讲清楚,并用科学道理解释了这些问题。我们进一步引导村

民,说:“我们5个人在你们村里住了几天,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”循循善诱,步步深入,让村民确信以前的传闻都是没有根据的。同去的医生还给6名生病的村民诊治了病情,发了药品。

调查工作完成20天后,我们又去了一次岭上村,告诉村民两条消息:一是牛是吃了有毒的草而死;二是村民丢猪和粮食,是塬上一个惯偷所为,已经抓获。经过我们进一步入户做工作,逐渐改变了村民们的认知,消除了他们心理上的阴影。公社开会也要求传达到全体村民,不信谣传谣,把村民从迷信的沼泽中拉了出来。(上海 王仰 70岁)



与少先队员合影



上世纪70年代,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八团一连当小学老师,任五年级班主任。为了培养学生德育体全面发展,我尽心尽力工作。因为表现突出,我多次被学校评为“先进教师”。1979年六一儿童节,学校发展了一批新少先队员,我(前排右一)和班级新加入的少先队员照了这张合影。(新疆额敏 丁秀华 64岁)

茄子蒂胜过肉

上世纪60年代,我家住在石河子总场六分场六连,离食堂比较近。进入夏季,长茄子大量下来,食堂每天都有烧茄子。食堂切下的茄子蒂,谁都可以提回家。妈妈就经常提些茄子蒂回来。我们兄妹把茄子蒂掰开,抽出里面的筋,然后晾晒。一筐子茄子蒂掰完,两只小手染得黑黑的,洗都洗不干净。一个夏季,这项工作我们都干烦了,但不敢违抗妈妈的命令,只有老老实实掰茄子蒂。

晒干的茄子蒂收起来,留着冬天吃。新疆到了冬天,每天萝卜白菜洋芋蛋,蔬菜比较单一。来一顿干茄子蒂炖肉,那真是好吃,连过年的饭桌上都有这道菜。干茄子蒂筋筋的,特有嚼头,和肉在一起炖,能跟肉媲美。(新疆乌鲁木齐 赵国强 68岁)

征稿

在各种考试之后,迎来了毕业季。回首当年告别母校的时刻,您有哪些事情最想讲一讲呢?“当年”版“毕业季”专题欢迎您投稿,有老照片更好,邮箱:dangnian@laoren.com。



农村小伙娶教师

1965年,我已满23岁,着急解决人生大事。就在这年正月初八,小我两岁的文友王兴州当上了新郎官。王兴州特意约我参加婚礼,为的是让我与他的妻姐见面。

其实,在这之前,王兴州曾几次向我介绍他准妻姐的情况,我听了是既心动又担心。心动的是,他的准妻姐是一位公办教师,与我同龄,若肯嫁给我,我真乃三生有幸;担心的是,我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家里人口多劳力少,女方能看上我吗?

真想不到,在王兴州的婚礼上,我与他的妻姐一见面,还挺谈得来。临走时,我向她要通讯地址,她爽快地给了我。紧接着,随着几封书信往来,我们越谈心越近。一次,她写信说五一放假决定到我家看看。最终,在介绍人王兴州撮合下,我们订下婚约,并于7月1日领证结婚。

一晃,快60年过去了,我永远铭记着1965年正月初八这个令我一生难忘的日子。(辽宁喀左 李海瑞 82岁)

参军体检一波三折

1980年秋天,我想要应征入伍。我有高中文凭,对于参军,感觉没什么大问题。可是,在公社体检时,说我的眼睛有问题,是沙眼。我一下子心灰意冷起来,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,安慰说:“小伙子,别灰心,这沙眼能治好。治好了明年再来。”听了医生的话,我心里又升起了一点儿希望。

那次体检回来,沮丧不已的我在家躺了两天后,爬起来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。上工前,收工后,我总是拿着小镜子给自己上眼药水或眼药膏。我一心要治好沙眼,要去当兵!

终于,第二年的秋天

到了,又到了去公社参加入伍体检的时候。这次,我每项体检都很顺利。在公社里检查完还只是第一步,还要去县里检查。要去县里体检时,县上派来了两辆大“解放”牌汽车。我这还是平生头一回去漂亮的县城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这次体检时我又差一点儿出了问题。医生查得很仔细,当时在蹲下站起时,我的一个膝盖处不争气地发出了“咔咔”的响声,医生让我再蹲下、再起来,往复多次之后,医生才认定没有问题,才算过了关。

回到家后,我心里憧憬着迈入军营。不料,过了几天,民兵连长突然又



王培静年轻时的军旅照

通知我,第二天去镇卫生院复查身体,我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沉重起来。忐忑不安地去了卫生院,这次给我们检查身体的军医特别细心和认真,最后总算没有发生什么意外,认定我的身体一切正常。

过了两天,一直等我拿到入伍通知书后,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了地。就这样,我开始了30多年的军旅生涯。(北京 王培静 62岁)

主考老师一句话影响我一生

1964年夏天,我参加了高考。因为报考的志愿中有外语专业,笔试后要再进行口语加试。口语主考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,在我回答问题和朗读短文时,他频频点头。

口试结束,老师问我:“你报考了哪些外语专业?”我回答:“有英语、法语等专业,在所有志愿中,外语专业占了三分之二。”老师点点头:“你的英语基础很好,好好学吧,将来会

成功的!”这句称赞让我大受鼓舞。我暗自发誓,一定要学好外语,不辜负这位老师的殷切希望。遗憾的是,虽然高考成绩优异,但我却因为一些原因名落孙山,回乡务农。我好像一下子掉进深渊里,迷茫,绝望,痛不欲生。这时,老师的那句话又在我耳畔响起,让我重新振作起来,毅然踏上了自学英语之路。

1978年秋,我参加了中断十年之久的研究生考

试,报考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代英美文学语言专业。我没被录取,但收到校方寄来的初试成绩单,除写作外,其它几门专业课都及格了,基础英语还考了88分。凭着这份“学历证明”,我应聘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六团中学,登上了讲台。

我永远怀念那位素不相识的老师。他的一句话,影响了我一生。(河南 镇平 刘忘蜀 82岁)